

景景医话

肠痈

族侄钦文，号佩珊，其高祖自苏迁常，惕身叔名尔昭之孙也，赴日本游学返，见余曰：“赴东入普通学校一年，方毕业，患肠痈，入医院。东医曰：‘是不难，剖而去之可也。’，不旬日，已平复，诧以为神，遂即以东医为师，在千叶县专门医学校习业，又二年学成，今得毕业[文]凭而返。余详问其状，亦甚惊异，嗣赴常赴宁，忽闻其又骤赴日本，未知何事？不一月，得其家中书来，谓旧病复发，不能自疗，急至日本，求其师医治。师仍曰：“是不难，剖而去之可也。”乃不料一剖后，溘然未醒。不知何以昔者效而今不效？余默思其故，前者之效，气血未衰，愈后失调，元未复而病根仍在；后者之不效，气血已衰，是以遽殒耳。乃知犹是病也，而体之虚实，不可以不辨，混同治之可乎哉？

急劳

江建霞，名标，余至好也。一夕筵次，闻其咳嗽，余曰：“君咳不畅，有外邪闭塞肺经，宜服开泄药。”江曰：“有西医劝服止嗽药水。”拟即服之矣。余曰：“西药余未详其性，但顾名思义，恐是劫剂，古云‘伤风不醒便成劳’，似不宜服。”渠意不谓然。江与余省试，先后出汪瑶庭先生门，时汪任长邑，其明日为师母寿诞，约祝寿再见，至明日，江不至，晚筵时，瑶师云。江仆来，言建霞病不来矣。”以为小恙，未之省视。又匝月余，闻噩耗，为之骇然，不意筵次一别，遂成永诀。后晤其兄宵纬云。病重时曾至曹君智涵处诊治，曹极言病险，建霞犹不为然，曹告其家人曰：“尺脉弱甚，肾亏已极。。余细思之，此犹是邪留于肺，肺病，金不生水，为止嗽药水强止其嗽之害。盖肾阴素亏者，肺热液涸，肾无来源，往往不起，劳瘵中有七日之。急劳”，半由于此，人皆以为日甚短，不疑其为劳耳。

走马牙疳

余友范某，其岳[父]走方医也，有草研烂，以少许贴山根，取泡挑破，治走马牙疳极效。范识其草，到处皆有，而不知其名，余曾嘱其觅来植诸盆，不久即萎，继余侄女患是病，兄来索此草，无以应，但以意会之，嘱其用喉科中异功散少许，和蒜捣烂，亦于山根取泡，果效。记得张舜钦传方，用斑蝥、麝香、白胡椒，调薄荷油，贴两太阳[穴]取泡，治头痛如刀劈者，亦此意也。病之经络不同，则贴之穴道亦异，以此类推，当再可以治他病之宜拔毒外散者。

西法化验

见某报纸载有人患恙，邻予以单方药两味，系大辛大温。发汗散气者，服后即殒。某告渚公庭，命西医取药化验，皆无毒。余按凡病之不在表者，及表分素虚者，皆忌表；病之不在里者，及在里而不实者，皆忌下，故麻黄、细辛

，大黄，芒硝，并足以杀人，即和平之晶，苟不对症，亦足以轻病变重，重病致死，取诸药以化验，岂必有毒乎？

倒视

《民立报》载美国阿倭吾亚市，有少年格柏鲁迭拉，其官能之奇异，映于眼者，顺皆为逆，如下楼梯，则目为上而坠落者，屡矣；马车从右来，则目为左而冲仆者，又屡矣，就诊于纽约专门医希蒙博士，据云系因视神经有异状之故。窃考《名医类案》载吕沧洲案，视物皆倒植谓为倒其胆府；陈吉老案视正物皆斜，斜者反正，谓为闪倒肝之一叶，搭于肺上。又某方书云。桌椅等平者反侧，侧者反正者，此胸膈有伏痰也。。魏玉璜驳陈案，谓肝去肺位甚远，安能上搭？余谓目系内连肝胆，此就痰滞胆络，治用胆星、半夏、丝瓜、蒺藜、赤芍等，当不致误。钱仲阳用郁李[仁]治目张不得瞑，此药润而散结，亦可移治。至孙真人谓风入脑，则视一物为两。李东垣谓食辛热物太甚，辛主散，热助火，上乘于脑，则视物无的实，以小为大，以短为长。张子和谓痰热病，则目视壁上皆是红莲花，与上症虽稍异，而皆可互参，惟视一为两，视小为大，痰症有之，虚症亦多，精散故也，须于脉证详辨之。

痧秽宜嚏 过饱宜吐

吴尚先《理渝骈文·略言》云：“上用嚏，自注嚏即吐也。在上宜嚏，感邪从口鼻入，宜嚏。按嚏法与吐法异，凡六淫之气从鼻入者，宜用嚏，就其受病之处驱而出之，故五六月暑湿时令所感，气兼秽浊，发为痧症，尚未入营分者，取嚏即愈，以其邪在清道也，是即经所谓“天牝从来，复得其往，气出于脑，即不干邪。者是。若饮食不慎，或过饱而填息，或感秽气而与胃中之宿食、痰饮为伍，上填胸膈，则宜用吐，吐必病本从口入，亦就其受病之处驱而出之。但嚏法、吐法，俱治邪之在上焦者，要不得云嚏即是吐也。推之风寒之宜发汗，风热之宜凉表，花柳病之宜通利精窍，皆就其受病之处驱而出之，斯即病在上焦，毋犯中下，病在下焦，毋犯上中之旨。

痧症 鼠疫

又按痧症，必有时行秽浊之气，夹杂而成，亦瘟疫之类，特其轻焉者耳，至时行极盛，互相传染，比户皆然，便是疫矣。其病亦由表入里，由卫气而入营血。其初起自鼻入者，固得嚏即愈；其气自口入者，用叶天士炒香枇杷叶方饮之；其自皮毛入者，用刮(痧法)最佳，药则芳香逐秽为主，而视其兼症以成方。若病已深入营分，则宜刺委中穴，仅在气分者，不宜刺也。

昔游闽垣，鼠疫盛行，详究其病，由湿热成毒，深入血分，壅塞经络，窒不能行，随所窒而结核。明是热病，而用凉则更遏伏，用温则又助毒益剧，惟急刺委中穴出血，再用红花、川芎、天仙藤等温药以通络活血，即继以犀角、

紫草、丹皮、鲜[生]地、丝瓜络等凉药以通络凉血，两方之进相间，不过钟许，庶几有济，否则，初方嫌性温助热矣。余曾用之有验。

寒包暑热

一方面温凉药并用，或先后分用，皆就其病以施治，非必用温者必不可用凉，用凉者必不可用温也。余前在湘省，襄某中丞幕，一日中丞出，中军阮某随行，时溽暑郁蒸，比返，大雨骤寒，将进署，阮某衣履尽湿，忽坠马昏倒，舁入，谗语喃喃，言有人揪之下，索博负。群以为祟。余诊之脉，沉分洪数有力，而无汗，肤如灼，引被自蔽，犹恶寒。余曰。此连日之暑热为一时之寒湿所束也，宜先辛温以发汗，俟表分之寒湿去，然后辛凉以解之。”乃用羌活、香薷、苏叶、陈皮等，令其先眠。又预开白虎汤，去粳米、甘草，加西瓜翠衣、扁豆衣，嘱其煎就，曰“候脉浮汗多时，即接服之。”果也跟初方后，汗出而多，非但不恶寒，且恶热特甚，至裸体赤身。进第二方，逾时汗敛热退，神识清楚，晚膳时，霍然矣。此等症候，日间受暑晚间贪凉之辈，往往有之，治法亦无奇异，本不足记，因论鼠疫之宜先温后凉，而连类及之。

久咳 风温咳风寒

医苟能知其理，并知哿物之性，则虽寻常各物，无在而非药物也。曩者宰闽之安溪，其俗朴野，视宫如神明，一日有执香而踵门者，吏曰“此其家有病人，而来求药者也。”不必问其何病，亦不必定是药物，随意与以食物，习俗如是，仿佛如求仙方然，其愚真可嗤。余姑讯何病？则曰久咳，喜饮。因思久咳则无庸开泄，适席间有梨，予以二枚，嘱其煎服而愈。以熟梨能润肺燥也。

又进京在船遇一友，患咳不畅，友曰“登舟才咳，苦于有医而无药。”余曰“是不难。”诊之脉浮数，舌[苔]薄黄，症属风温，因嘱其取包南货之干箬叶，煎一大盂，服之而咳畅，以是物辛凉泄肺也。

又一次夏令晋京，遇一新学家，赚舱中人多气热，另卧舱面，谓可得空气，天明时发热、恶寒。无汗，困惫甚，茶房扶之下，与余商同一舱，询其欲服药否？渠曰“奈船中无药何？”余曰“是不难。”症属风寒，因嘱其取白兰地[酒]一大杯，和以薄荷酒一小杯，温而服之，盖被取汗，亦应手而愈。以两酒合服，辛温发表也。此三事近于游戏，均无足述，拉杂书之，聊助谈资云尔。

二便不通

顾缉庭先生，引余为忘年交，诗酒往还，过从甚密，自卸招商局事后，侨居吴乡之木渎镇，踪迹稍稀，然偶来城，必晤面，见其行步蹇迟，语言错乱，知其老衰矣。阅一年岁首，闻其病二便不通，卧则小便又自遗，少腹有瘕块，心嘈杂，饥欲食，食至又不欲食。医用通利二便之剂，不应。余曰“考《金匱真言论》云，北方黑气入通干肾，开窍于二阴；赵献可《医贯》云，肾气虚则

大小便难。宜以地黄、苁蓉、车前子、茯苓之属补其阴，利水道，少佐辛药，开腠理，致津液而润其燥。又《难经》云，肾之积名曰贲豚，发于少腹，上至心下，若豚状，或上或下无时；又《经脉篇》云，肾足少阴之脉，是动则病，饥不欲食；又《玉机真脏论》云，冬脉不及，则令人心悬如病饥，张注谓肾为生气之原，不及则心肾水火之气不能交济；张洁古《活法机要》云，壮人无积，虚人则有之，若遽以磨坚破结之药泊，疾去而人已衰，故治积当先养正。今病大小便不通，少腹有瘕块，非肾病而何？肾气虚则滞，故有瘕块，滞而下坠，阻塞隧道，故小便不通，卧下气升，则阻塞为开，故小便又自遗。时时欲食者，不关于胃，乃心肾不交所致。所谓心悬如病饥，非真饥也。”治宜补肾气以交心，佐以散滞升坠之品，拟用坎离丹先服，以交其心肾，续用远志、茯苓，莲子、沙苑子、肉苁蓉、巴戟天、枸杞子、枳壳、升麻，地黄丸等，方交邮局寄乡，不及服而已殒，此方应否不可知，姑志于此，以俟高明之评隲。

神昏谵语

叶天士曰：“温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逆传心包。”又云“舌色纯绛鲜泽者，胞络受邪也。平素心虚有痰，外热一陷，里络即闭。非菖蒲、郁金等所能开，须用牛黄丸、至宝丹之类，以开其闭，恐其昏厥为痉也。”吴鞠通云：“太阴温病，汗出过多者，必神昏谵语，清宫汤主之，牛黄丸、紫雪丹、局方至宝丹亦主之。”又云“温毒神昏谵语者，先与安宫牛黄丸、紫雪丹之属，继以清宫汤。”又云“手厥阴暑温，身热不恶寒，清神不了了，时时谵语者，安宫牛黄丸主之，紫雪丹亦主之。”又云“夜寐不安，烦渴舌赤，时有谵语，暑入手厥阴也，清宫汤主之，舌白滑者不可与也。”王孟英说亦大略相同。于是后之医家，因陋就简，据此数书，遂以为道尽于斯也，一遇神昏谵语，为叶吴辈印定眼目，便以为治温热病在手经而不在足经。一若人身果分两截，漠然不相关者，于是群以为心包络病矣，詎知其不专属心包络乎。王晋三云：“病起头痛，而后神昏不语者，此肝虚魂升于顶，当用龙骨、牡蛎救逆以降之，非至宝丹等所能苏也。”此则神昏属诸肝。李东垣云：“热入血室，昼则明了，夜则谵语。”夫血室者，肝脏也，既曰昼则明了，夜必不明了可知，不明了即神昏之谓，此则神昏亦属诸肝。但王说魂升于顶之神昏，乃肝虚。李说热入血室之神昏，乃肝实。此则有异。《内经·热论》云：“阳明者，十二经脉之海，其气血盛，故不知人。”《金匱·中风篇》云：“邪入于府，即不识人。”赵以德注谓胃为六府总司，诸府经络受邪，必归于胃，胃热甚，津液壅溢，结为痰涎，闭塞隧道，堵其神气出入之窍，故不识人。徐忠可注谓将颈两人迎脉按住，其气即壅遏不识人。人迎者，胃脉也。夫所谓不知人、不识人者，非即神昏而何？此则神昏又属诸胃。裴兆期《医谈》曰：“人谓神昏之病原于心，心清神乃清。”余谓神昏之病原于胃

，胃清神乃清。胃气一有不清，即不能摄神归舍，是神之昏不昏，专在乎胃之清不清。不观酒醉之人乎？酒醉之人，醉胃不醉心也，何以神昏而言语无伦也，不观饱食填息之人乎？饱食之人，饱胃不饱心也，何以神昏而一时瞽乱也；不观痰涎壅塞之人乎？痰塞之人，塞胃不塞心也，何以神昏而瞑眩无知也。以上诸说，岂医者未之见耶？抑以为不足信耶？他书姑勿论，至《内经》、《金匱》而未之见，不复信，则何必为医。然近人亦非无知之者，余伯陶云：“阳明之火蒸腾入脑，神即昏矣。”则神经之昏，明明是神经受热，究其神经之所以热，仍由阳明而来，即经所谓悍气上冲“头也。余氏说与徐忠可说当互参。盖人迎胃脉，由胃过颈后入脑，悍气即循此脉上冲，然则胪考诸说，神昏属胃者多，属肝者亦有之，安得专属诸心包络哉？再论谵语，《内经·厥论》云：“阳明之厥，妄见而妄言。”张仲景云：“三阳合病，腹满身重，口不仁而面垢，谵语遗尿，白虎汤主之。”虽曰三阳合病，而六腑之邪，尽归于胃，此则谵语属诸胃。仲景又云：“阳明病，其人多汗，以津液外出，肠中燥，大便必鞭，鞭则谵语，小承气汤主之。”又云：“阳明病，谵语，有潮热反不能食，胃中必有燥矢，宜大承气汤下之。”此则谵语亦属诸胃。惟《内经》论厥而妄言，统胃经。胃腑言之。仲圣论用白虎汤者，属胃经之热；用大小承气汤者，属胃腑之实，此则有辨，而其谵语属胃则一也。故崔尚书云：“胃有燥粪，令人错语；邪热盛，亦令人错语。若[便]秘而错语者，宜承气汤；[便]通而错语者，宜黄连解毒汤。”错语，语言错乱之谓，与谵语义同。是崔说亦分胃腑、胃经以论治。然亦有不属胃者，《内经·厥论》云：、’厥阴厥逆谵语。”张隐庵注，谓肝主语。谵语者，肝气郁也。《伤寒论》中伊语，《千金方》俱作谵语，可见二字音义并同。王肯堂云：“下血谵语头汗出者，热入血室也。”叶天士云：“热陷血室，与阳明胃实，多有谵语如狂之象，当辨之血结者身体必重，非若阳明之轻旋便捷。”此则谵语又属诸肝。然则胪考诸说，谵语亦属胃者多，属肝者间有之，安得专属诸心包络哉？余上年治城内和尚浜马姓儿，病神昏谵语，当时以伊父亦知医理，与之辩论后，开方而未列案，即就肝胃两经用药，为羚羊角、石决明、陈胆星、枳实汁、鲜竹沥、生瓜蒌(打)、元明粉等，寥寥数味，乃诸医见之，群哗为非，因补一案曰：“病交十二日矣，初起发黄咳嗽，或有外感，辛以散之，理原不谬，但辛热以治风寒，辛凉以治风热，已自有别。以辛温治风热，已致引动木火，已属医家之用药不细。三四日间，案中有左胁痛，恶吐，环唇青等候，胁属肝之部分，唇属脾胃部分，青乃肝色，全属肝邪犯胃见症，此时何犹因咳嗽未止，而纯用肺家开泄药耶，内仅一方加用钩藤，是肝药矣。然钩藤虽清肝热，而息肝风为主，肝热而不至热极生风者，与夫肺表外感风热者，早用之反足以引动内风，医家曾知之否？此时之咳嗽未止，已属木火刑金，所以愈开泄

而愈剧也，洎乎木火炽盛，烁胃液而成痰，复挟痰以上蒙，遂致神昏谵语，理当援仲景胃热之例，兼凉肝降痰以清之；以其又大便久不通，满腹胀痛拒按转矢气也，当兼参仲景胃实之例以下之。何诸医于辛散泄肺而后，一变而即用清宫汤、至宝丹耶？前者失诸不及，后者失诸太过，其为诛伐无过则一也。余方不用白虎、承气，而另撰一方者，以其病不独在胃，而肝邪特甚，故用仲圣之法，而不用仲圣之药，师其意不必袭其方也。”质诸高明，以为然否？

按前期“寒包暑热”条，阮某谵语，即属胃热，如误用牛黄丸、至宝丹等，领邪入内，必然不救，并无绕脐痛，按之有物，转矢气等候，倘用承气亦不救。胃热之中，又有两法：其不兼湿者，则用白虎汤；其兼湿邪者，则用三黄石膏汤、黄连解毒汤，以苦能燥湿也。上期《医学报》袁桂生札记，与予说同。余君伯陶之论神昏属阳明，袁君桂生之论神昏谵语，不可只用清宫汤、紫雪丹，至宝丹，可见世固不乏高明之士，殆所谓铁中铮铮，庸中佼佼者欤！

用药分量

用药分量之轻重，鄙意当视其病以为准，初不能执定某药必重用，某药必轻用，即古方流传，其分量固已酌定，仍必赖用之者增损其间，乃合病机，不独药品之宜加減也。所谓君臣佐使，即别之于分量，故同一方也，有见此证则以此药为君，见他证复以他药为君者，朱应皆云：“古方所谓各等分者，非同一分量之谓，谓审病以定药之轻重耳。”斯言甚确，余前治袁姓儿湿温症，案曰：“满舌苔薄白而带滑，湿在肺胃之表也。边尖绛赤，心肝营分有热也，中心独灰微涩，胃聚湿而欲化火也，小便短赤，大便秘，火郁湿滞，而气化不灵也；湿为火烁则生痰，痰气上蒙，故欲昏睡也；其有时能冷饮者，则湿从火化，已热多湿少也；有时足冷，热内追也，须防其热厥；新又咳嗽，君相二火烁金也，宜清心肝之火，导以下行，渗肺胃之湿以佐之，斯热解而湿亦去矣。”药用淡竹叶、灯心草、石决明、通草，白茯苓、生苡仁、知母、茅根、芦根，碧玉散，鲜竹沥，内以别无痰药，竹沥用四两，分头二煎冲入。有訾余分量太重者，匡子不逮，幸甚，录此方案以志吾过。犹忆去年邹君鹤侑，病谵语如狂，时欲出门，其力甚大。余疑其痰火上壅，而脉象沉细若无，脉证不符，欲用羚羊角、竹沥而不敢，转延余君伯陶决之，余君亦疑不可，乃商酌一方服之，当日稍定，翌日，忽夺门而出，至其相知家酣睡，比醒，诊之脉忽变为滑数而大，乃知昨系热厥伏匿之脉，因用羚羊角，以鲜竹沥磨之，随磨随进，只此二味，计是日磨去羚羊角五钱许，竹沥十三四两，稍有狼戾，饮下亦复不少，较此症用之更多，病之轻重固异，然至今思之，治虽幸中，究嫌孟浪，悬壶应世，诚不如以平易药方，轻微分量，免为庸流所诟病耳。

胎黄

癸丑五月十二日，五孙钦尚生，生而面目身皆黄，此胎黄也。以其小便清长，疑是虚寒，然身体壮盛，啼声载路，唇色红紫，察其瞳子，黑而有神，且伊父系木火体质，伊母系湿痰体质，因决其为湿热无疑，但质小不能服药，思吴尚先云：“内服之方，皆可移作外治，遂用绵茵陈、赤小豆、海螵蛸、马鞭草、紫花地丁、生草梢、仙半夏、大腹皮、小青皮、炒白术、赤白芍，赤苓、白颈蚯蚓等，共研细末，酒调敷脐上，日再易，两旬而全愈。可见小儿之不能服药者，类推可以改外治，如病在头目，则敷两太阳，病在臂腿则敷手足心，病在胸脯则敷胸间，病在肺则敷肺俞等穴，病在肝则敷期门等穴，病在脾胃则敷脐腹，视何病则用何药，温凉攻补，因病而施，想亦有效也。

鼻衄

赖佩瑜函询：“敝邑有孔某者，年二十许，自十四岁以来，得一鼻衄奇症，每逢月之上旬，七点钟时，其鼻血源源而来，投之截血诸药，终不能禁止其流，迨至次日，呼吸始通：衄血亦时来时止，三日后，其衄血自然而愈。测量其血，多至五磅有奇。察其病时病后，神识俱清，兼无别病。但此症自发生以来，月累一月，毫无过期。诚世界最新发明之一大奇症也。所延医治，已阅百人。投诸药石，俱无效验。延至今春，邀余诊视，切其脉。大而且沉，察其面色，非象失血之人，兼无寒热烦咳，惟不得安眠。检前所服之方，不外泻心、地黄、柏艾等汤，均归无效。仆采择古今医书，研究斯症。皆系真阳不足之弊，故先拟服独参汤加附子五钱。连服数剂，至后月复作如前，再拟早服加减归脾汤，晚服黄土汤，至三阅月，衄复如是。其或药不对症欤？即或四五剂不能中病欤？究意是何理由，敢以质之高明家。”余答之曰：“《素问》谓邪客于足阳明之经，令人鼻衄。”《灵枢》谓胃足阳明之脉，起于鼻之交额中，下循鼻外，所生病者鼻衄。”是衄病有厉胃者，胃为多气多血之乡，故衄多而无害。

考虫证，必月初其头上向，安知此衄之来，非即胃中忧虫为患，大约病者体必壮实。嗜浓厚，多湿热，郁蒸生虫，攻动其赢余之血，激而上冲，其不得安卧，亦胃不和之故，经所谓“胃不和则卧不安”也，观其积久，而面色如常。决非虚症，拟用生牛膝、姜炒竹茹、刺猬皮、山梔子、川楝子、法半夏、茺萸、琥珀等，稍加以大黄末、干漆末，逐月于病发时服之，或能渐减而愈。古本有胃蛊一症，用使君子、五谷虫、雷丸、厚朴以杀虫，但不见其变病为衄耳。

窃谓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，阴阳之对待，有时而胜负迭乘，故有五不女之奇形，即有五不男之异禀，安知此人非有生以来，虽具乾健之体，实赋坤顺之性者乎？月事之来，上应乎月，下应乎潮，月初月上钩而潮生，月望月正，圆而潮盛，月属阴象，潮为阴质。仲秋阴气最足，故月最明而潮最大，女亦阴类。月事应之，世既有不月之妇人，安必无有月之男子，犹世有无须之男子，间

有有须之妇人，倘询其阳道不举，可证我说之不尽无稽，但血与经，二而一者也，血以下行为顺，仍当用生牛膝、大黄、槐角等以导之，使从大肠出耳，从大肠出则不必复治之矣，奇想也，而实由理想，姑附载之，以博诸公一粲。

湿温 疝气 风疹 热入血室 阳明经白虎证 天花 时气

辛亥秋，余晋引南旋，奉杨俊卿文鼎中丞奏随赴秦，在沪未行，会武汉革命事起，道阻不得往，时事日非，遂壶隐淞滨，亲友延余诊治者，公启一函，为余揄扬，由孙燕秋文诒主稿，孙亦知医者，函中颇于医理有所阐发，故录出，且以志厚谊于勿谖焉。《函》：陆君晋笙，向与都人士游，鲜知其能医者，即或知之，亦不意其邃于医者，自避来申，颜其居曰“景景医室”，应病家之招。诚保患湿温，嘉年之侄应欢亦患湿温，君谓：彭[某]体肥，湿重热轻；邹[某]体瘦，热重湿轻，同一渗湿清热，而分量不同。承豫亦患湿温，君谓热为湿遏，宜先温化，然后用苦寒淡渗，其治法又不同。家怡患腹胀，疝气偏坠，痛不可忍，君谓舌苔白腻而厚，是肝气为寒湿所遏，用苍术、厚朴、柴胡、茴香等，一剂而愈，翌日已出门。

廷韶两子并患疹？君谓长者有汗，两关数甚，宜石膏、决明；幼者无汗，宜荆芥、薄荷，而方中之以辛凉解表则又同。文诒予疹兼泄泻，君谓是肺移热于大肠，邪有去路，于病为顺，断不可升提止涩，又不可因势下导，下导则表邪内陷，疹透邪尽，则泄自止，其言果验。元基于患疹内隐，反见恶寒等象，或以为寒，将用桂、术、橘，半，君谓不可，此温热内伏，改用牛蒡、豆豉、淡豆卷、银花、丹皮、石膏而安。承豫一子一女，并发热恶寒，君谓鼻塞微咳，目含水气，将发疹矣，先以发透之，自见疹至全愈，曾无多剂，未误治也。

国桢女患风温发疹，经方来而忽止，君用辛凉之剂，而佐以丹皮、丹参等。又见其治周姓女，同患风温，经将尽而邪袭入，君亦用辛凉之剂，而佐以元参、生地等。同一热入血室，而君谓一血虚、一有瘀，是以佐使之药异，且病皆属热。是以一不用桃仁、菱蔚，一不用川芎、当归也。

又见其治周姓予，面赤大汗，神昏谵语，或以为邪入心包，君谓呼之神清，左才不数，右关浮滑数，此白虎证也，误用清心丸、至宝丹则反领邪入内矣。嘉年之侄孙女，年九岁，幼居北地，曹种牛痘，今患似疹者累累，君谓此天花也，乃从前余毒未净，北地高寒，蓄而不泄，今南来，感时气而发，虽云痘出五脏，古法用温，然今乃热毒伤阴，断难泥古，用解毒养阴药而痊。

静章两子相戏，伤长者，胸痛甚，静章以为伤也。君视之曰“非是。”适感时气，气阻胸膈耳，用疏表气分而愈。设投行血消瘀之剂，误矣。他如溥孙之患类中风，人龙内予之患大头风，盛年之子女，子妇孙辈患各症，无不药到病除。此外目击其治验，更指不胜屈，姑就嘉年等熟人赖其治愈者，略述一二

，为之表彰，以鸣谢忱。邹嘉年、潘盛年、冯廷韶。孙文诒，金国桢、顾元基、彭溥孙、潘静幸、彭诚保，钱人龙、刘家怡。汪承豫同启。

肝气为湿热所遏 痘不化浆

虞师湜邃于医而不行道，见沪上二医之谬，著XXX、XXX是名医而非庸医辨，余因其于医道有所裨益，故录之。其辨云：友人告余曰：“XXX治许姬，肝气为湿热所遏，理宜辛温以舒肝郁，苦寒以清湿热。”某医案云“木火内寄，脾胃受侮，升降失司，以致胁痛、痰多、神疲。嗜卧、苔黄，脉细弦滑数。”而药则用旋复花、海浮石、杏仁、象贝、杷叶等肺家药为多，方案不符，未识何故？

陈君有女患痘，点已齐备而未化浆，考浆之不化，其因有二：一则毒气炽盛，血燥而凝，不能运化成浆，法宜清血化毒；一则元气虚弱，血寒而滞，亦不能运化成浆，法宜温补内托。延XXX诊治，其案明云。痘点齐而浆未化”，乃药则用[皂]角针、笋尖、大力子等攻透之品，亦方案不符，未识何故？余曰：“此其所以为名医也。”夫所谓名医者，联络同道，互相标榜，延必厚值，出必高车，一病幸中，便侈然自誉，罔顾匿笑于旁观，是不务其实而务其名也，吾故曰名医也。至于庸者，平庸之谓，虽不能杰出寻常，而犹不至谬妄陋劣。其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而莫明其所以然，故或愈或否，重为世诟，然何至自相矛盾，方案不符耶，是则若辈并不获在干庸之列，吾故曰非庸医也。夫夏桀殷纣，荼毒生灵，二医殆其苗裔。故草菅人命，以致于此。仆将辑其谬方谬案，指摘驳辩，刊以问世，名之曰[咬伐罪编]，庶几人知其谬，而枉死者鲜，当亦慈善之一端，虽然世俗骄奢，人心浇薄，天道福善而祸淫，水劫，火劫、兵劫、疫劫之未已，而更加以“医劫”，是天意也，于二医乎何尤？

神昏谵语

前论神昏谵语，义有未尽，因再言之。此证并非无属心包络者，但不专厉渚心包络耳。其属诸心包络者，病在上焦，叶天士云：“舌色纯绛鲜泽者，胞络受邪。”吴鞠通云：“夜寐不安，烦渴舌赤，暑入手厥阴也。”又云“舌白滑者，不可与也，心为君主，义不受邪，邪入即死，包络与心相附，居隔上，代君行事，臣使之官，其能受邪者，胞络也。”凡古今方书所言心病者，皆包络病也，故真心痛者不治。包络受病，与心相邻，症已危险。色绛厉心，故叶天士以舌色纯绛鲜泽为候，吴鞠通以舌赤为候，复申其诫曰舌白滑者，不可与。又云“色绛而舌中心或黄或白者，此非血分，乃上焦气热烁津也。”其辨明绛而中心黄、白者，非血分病，正恐人误作心包络病治之耳。可见叶，吴辈于神昏谵语症，苟遇舌苔黄、白者，亦并不以牛黄丸，至宝丹等治之，既不以牛黄丸，至宝丹为治，岂遂别无治法，我于此知叶先生时，必然世多以治胃治肝者疗神昏谵语，绝不知温邪有袭入心包络症。爰著《温热论》以救其失，乃近今医家

，不复博览群书，细辨病症，手一卷《温热论》、《温病条辨》、《温热经纬》，遂以为道尽于是，而其于“不可与”之诫，全未细察，叶、吴辈岂任咎哉！

肿胀后昏厥 热病经来

肝藏血而主疏泄，故阴虚火旺之体，每有水不涵木，木火内炽，血不能藏，失其疏泄之常，而月经先期而至，或因热病而未期骤至者，此须凉肝凉血为要。经初至一日，或有瘀积，可用凉血而动血者，如丹皮之辛以流动之，丹参之下行以畅达之，二药性虽寒凉，决不至凝涩不行。医家辄用桃仁、红花、泽兰等温剂，谓寒凉则血凝滞，不知此盖指苦寒而味不辛、性不下行者而言；设热病而用温剂以助热，害不胜言；经将净时，则并此二药亦不可用，须白薇、紫草，生地等凉血而不动血者治之矣。昔治张绍庭景羲女，骤然昏厥，至三时之久，绍庭见昏厥，即来延余，余适出诊松江，又延叶晋叔君，叶亦适他出，绍庭惶急万状，知余三钟返，在寓守候。余归，即同往，犹未醒也，面青，脉伏，四肢逆冷，但知其体肥有痰，月经先期而至，先患肿胀，是肝厥耳，为寒为热不得而知之。余甚踌躇，其时牙犹紧闭，姑用箸强汗之，略露一缝，窥见舌边尖碎烂，乃知为心肝两经血分之热。病亟不及详列脉案，因嘱先以紫雪(丹)开之，俟其稍醒，以犀角、羚羊角磨竹沥等频灌之，半时即醒。乃继之以方药，而列脉案如右：初病肿胀，胀属肝，肿属脾，木强土弱，木强则生火，土弱则聚湿，湿为火炼，则凝而为痰，火热盛而动风，则手足抽掇，肝阳为痰湿所遏，郁而暴发，挟痰以上升，则发厥，上蒙清窍，则神昏，今窍已开，神识已清，但两手脉皆沉伏不见。名曰伏匿脉，乃热深厥深之候，慎防再厥再昏。此际痰火未平，亟宜清降，舌尖碎，心热也，舌边碎，肝热也，由肝及心，心肝皆属血，宜清血分之热，肝主疏泄，故经期反先时而至，但用辛凉以清血，勿嫌其性寒阻经也，药为青黛拌石决明二两，竹卷心三钱，大丹参三钱，西赤芍五钱，粉丹皮二钱，水炒竹茹三钱后下，嫩钩藤一钱五分，冲入鲜竹沥二两，白菜菹汁一杯，枳实汁一匙，连三剂而大愈，厥未再发。又调理肝脾，并肿胀亦尽消。当时颇有以两脉伏经来，訾余用凉者，乃绍庭信余深，不之疑，因录出以告时医之温病经至。而扭于用温通者；热深厥深致脉伏，而误认为虚寒欲脱者。

虚喘

治病用药，可因此悟破，唐立三治其妹，夙苦难产，谓瘦胎饮为阳湖公主作，以奉养之人气必实，耗其气使和平，故易产。今妹形肥，知其气虚，勤针黻久坐，知其下运，于孕五六月。以紫苏饮加补气药与十数帖，得男甚快。同一难产，而有虚实之别，补气之方反从瘦胎方悟出。

又张仲华案云，表热四候，额汗如淋，汗时肤冷，汗收热灼，诊脉虚细。

惟尺独滑，舌苔已净，细绎咏证，不在三阳而在三阴，考仲圣有反发热一条，是寒邪深伏少阴阳分，今乃湿温余邪流入少阴阴分，宗其旨，变其法。拟补肾阴泄肾邪。以熟地、枸杞等补之，细辛，丹皮等泄之，一剂而愈。是从寒邪入肾悟出湿温之邪入肾治法。前余诊治王立群嗣母。病喘，询其状，确系肾家之虚喘。而非肺家之实喘，阅前方，系专科女医蔡小香君所开，用咸温重镇，甚合肾气不纳治法，惟恩服药何以反甚，既以形瘦尺脉带数也，乃悟其故。因即原方于其蛤蚧，杜仲等之咸温者，易以阿胶、元参之咸寒，于其苏子之温降者，易以白前之寒降，惟旋复、赭石二味未之易，亦即其理以对勘之。即其法以变用之。

剂[剂]字解

读书必先识字，为医亦何独不然。古者造字之初，义寓于声，剂[剂]从齐[齐]声，即有齐[齐]义，齐者平也，药称剂[剂]者，即虚者补之，实者泻之，热者寒之，寒者温之之旨。故六淫之外因，饮食伤之不内外因，于我身所本无者，则必散之、泻之、消之、下之而后安；七情之内因伤及我身所本有者，则必血亏益以血、气亏益以气而后安。凡所以剂其平也，俗称一剂，日一帖意亦犹是。

淫字解

人身生气通于天，凡风寒暑湿燥火六气，皆与我身脏腑相感应，天地一阴阳五行也，人身亦一阴阳五行也。然则六气皆为生入之具，而非杀人之物，何称之曰六淫？曰。此惟过则为害耳。“淫者，过也。大水曰淫，大雨曰霖，佚荡曰佻，并义寓于声。六气苟不过极，即不得名之曰淫。

取字解

治痿必取阳明，《内经》下一“取”字，大有斟酌。近人多以痿为虚症而用补。或知其多湿热症而用泻。实则痿症虚实皆有，而治法总在乎阳明，故不曰治痿必补阳明，亦不曰治痿必泻阳明，而独曰“取”也，治病不知分经论治，其犹瞽者之挺埴乎。

变字解

《内经》于“肺气虚曰溺色变；少阴司天热淫胜曰溺色变。”释者多以色黄赤言之，实则变者，反乎常也，与寻常溺色有异，即谓之变，如米泔色、败酱色、黑色皆包括在内，不专指黄赤色言。经又云：“冬脉不及小便变。阳明司天燥气下陷小便变。”释者亦多以色黄赤言之，此更连癃闭、不禁皆包括在内，不专指黄赤色言，并不专指溺色言，故不曰色变，而仅曰变也。经又曰“中气不足，溲便为之变。”溲为小便，便为大便，此更兼大小便而言，凡二便之异乎常者，一应包括在内。而释者亦多以溺色黄赤言之，得毋挂一漏万耶，实则读书不

细耳。至于经云“肝热病者小便先黄；胃气盛溺色黄；厥阴之胜小便黄赤；少阳之胜溺赤。”然则果系色之为黄为赤为兼黄赤者，经固未尝不明言之。

又王孟英《随息居，霍乱论》云：“干矢自遗而不觉者，经谓中气不足，溲便为之变，是亦变也。”所谓不足者，非言中气虚也，以中气为病所阻，则不足于降浊升清之职，故溲便为之改常也。赵菊斋谓霍乱之吐泻无度，干霍乱之便秘不行，皆变也、皆中气为病所阻，而不足于降浊升清之职也。设泥不足为虚，则诸霍乱皆当补中气为治矣。余谓王赵以二便释溲便，以二便失常释“变”字，俱得经旨。但以不足于降浊升清释“不足”两字，恐未必确。窃以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是皆因中气本虚，故邪得而干之，有邪即是实，当其邪方盛时，自断无补中之理；及邪之既去，仍宜以补善其后，断未有中气本足，而邪能干之者。然则其标为邪实，其本为正虚，故不足者，不必曲为之解，仍以虚释之，自觉直截了当。

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解

《金匱》云：“上工治未病何也？师曰治未病者，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，余脏准此。”《不谢方·序》云：“疾甚曰病。”谓人于已疾之后未病之先，即当早为之药。引《说文》“疾病也，病疾加也”为证。两说不同。愚按《内经》云“善治者治皮毛，其次治五脏。治五脏者，半死半生也。以及风寒客于人，使人毫毛毕直，皮肤闭而为热，当是之时，可汗而发也”云云一节，俱可为治未病之根据，以经证经，毫无疑义，故扁鹊治齐桓侯，在腠理、在血脉、在肠胃谓为可治，在骨髓则望而却走，是未病始治，已病则不治也。

内伤解

王孟英述其慈训曰：“内伤证必求其所伤何病，而先治其伤，则病去而元自复。”古人不曰内虚而曰内伤，顾名思义，则纯虚之证殊少也。徐洄溪亦云“大凡人非老死即病死，其无病而虚死者，干不得一。况病去则虚者亦生，病留则实者亦死。”孟英又云尸虽在极虚之人，既病即为虚中有实，然则近今医家，一遇内伤，而专事蛮补者，其亦来明“伤”字之真谛乎。经曰“不能治其虚，焉问其余。”既云虚矣，犹曰治而不曰补，读书细心者盍昧之？

记诸兄姊妹病故情形

余同父之兄姊妹八人，四兄、六姊、八妹均幼殇，殇于何病？未之前闻也。二兄锦煌，号仲芾，乳名延龄，卒于清江旅次，年十五岁。先是咸丰庚申发逆之乱，苏州陷，先父母挈眷避难于豫晋。甲子，官军复苏城。乙丑，眷返里。闻诸先母曰“在太原延龄已病，背腐如碗，卧床不能起，而弗自知其痛，质聪，文字俱秀，先父剧爱之，病后不能文字，戏作女红以自遣，未学也而能。医曰‘譬诸器，灵巧者易破。’归时，路次兜以行，抵清江，病经年矣。易箒时

，神识清湛，谓母曰‘我目不见物’。持灯就之，仍曰‘我目不见物’。继曰‘我不支矣’，遂殂。经曰‘气脱者目不明’。又曰‘阴虚者目盲。’此虚证也。使不遭乱在外，有药饵之滋养，无道途之辛劳，安必遽夭其天年。”其长兄、三姊、五兄、九妹之歿，则皆余壮年后事。长兄锦娘，号炳甫，肝旺，性卞急，形瘦色苍，火体也，适遇拂意事，肝郁生火，延及于胃：，患中消症，嗜食无饜时，医处以养阴之剂，予曰但存其阴，未撤其热，乌乎可？胃火炽甚，非石膏、知母不为功，顾及本，其景岳玉女煎乎？不听，病日剧而殒。三姊归吴氏，生子三女一，血热而少，不足以养肝，肝气无所附南，遂窜入络，筋拘不舒，气郁不散，而病作焉。某医处以香燥疏肝，加抽搐，易贝赋琴先生，·处以生地、羚角、橘络、叶等，服一剂。有孟河世医费晋卿先生后号XX者，自荐，作外感风寒湿致痉治，用羌活、独活等，连服数剂而日剧。吴族有以善针荐者，既至，不以针而以灸，遂神昏面赤，舌干无液，以至于死。夫香燥疏肝，是治血足而肝郁者也。某医仅知疏肝气，而不知此症之气郁，由于血亏而气不相附使然，香燥足以烁阴，其知之耶？贝医于平肝养血清络中，略佐疏通，方极精当，而仅仅一剂，未竟其功，惜哉！费医则外感内伤之未晰，内风外风之未辨，热症寒症之未分，实医家之门外汉，遑曰世医，吾知九原有知，晋卿先生应痛哭于地下也。仲景曰“微数之脉慎不可灸。”以艾火大能伤阴也。阴虚内热之体，灸之以艾，火气内攻，以火济火，阴何以堪？仲景谓“一逆尚引日，再逆促命期”，矧乎此症之误，一而再再而三哉。五兄锦垣，号叔和，性敏，善文章词赋，年十六即游庠，顾屡试不售，郁郁不得志，从大令游宦于越，亦浮沉未掇一篆，肆志于酒以浇块垒，湿积痰生，中气伤矣。辛亥，武汉革命军起，越亦乱，避难申江，偶早起感风寒，风寒束于外，湿热蒸于内，遂壮热恶寒，舌滑腻，医者初以辛凉解风热者治之，不应，复以苦温消痰饮者继之，复不应，迁延焉而卒不救。九妹归张氏，婉顺有德，孝于姑，姑将寿，自夏徂秋，傍晚必登凉台，勤针黹以备为姑寿，内蕴暑热，外冒凉风，遂患咳，不即医，逾半载而成劳，乃医，无及矣，卒年仅二十有八。语云“伤风不醒便成劳”，伤风非绝症也，治之非皆不醒也，其不醒者，不即治故耳。诸兄姊妹，二哥九妹，误于病而不即医也；长兄三姊五哥，误于医而非其治也，亦可见误死者之多，蜚念同怀，后先物化，孑身孤处，尽焉心伤矣。

记诸子女病殇情形

余子女二十人，存者半，亡者半。长子培植，为其外祖父母所溺爱，涨其食，食不节，得痞积症，由实而转虚，延鲍竺先生治之愈，元未复，逾数月，秋酷暑，侍者挟以嬉于市，被惊骤厥，未及医，不逾刻而殇。是时余以赴秋试舟泊镇江，夜梦齿落，隐为忧，私以告汪宾谷表兄，翌日，诸同伴以风逆俱

登岸，余忽忽若有失，辞不去，卧舟者竟日。家中恐余悲，不使知，返后乃知。殁年四岁。四女长堃，乳妈嗜酒，且时以肉食食之，年才期，患泄，医者或曰虚，或曰实。余时不知医，听之耳。旋殁。五子培荣，随余上杭伍，早起嬉戏，伤于寒化热，医用牛黄清心丸，遂发狂而死，时年十二岁。夫发狂而清心，犹之可也；用清心而乃发狂，其为领邪入心包可知。余不憾医，憾己于医道时未明了，致有此失耳。七女孕时，母病甚，落蓐而即殁。十女长平，先天本不足，尻而行，又伤食，消之，更伤，以弱病卒于上杭县署，年二岁。十二女清溪，体本虚，亦伤于食，医以大黄下之，重虚其虚，以至于脱，时年十二岁。十六子培复，当暑，婢抱之游园中，受风，又受惊，医之不瘳。余素服韩半池大令之术，时在杭，携儿以就诊，登火车，汽笛鸣，儿又惊，抵杭，韩辞不洽，殁于杭之旅舍，时年二岁。十七子培厘，十八子培硅，孪生也，气血分而两不足，一即殁，一越半月余而殁。十九女患痘，时旅沪上，天花时行，偶出，感其气遂病，时余虽知医，而不精于痘，痘出遍身首无隙，如水泡，中有黑点，内有一大者，延他医治之，不愈，殁年二岁。其间长堃、培荣、清溪三人，似皆可治而失治，余由是愈以医药为可惧，亦由是愈以医药为宜究。

记何鸿舫先生疗先母痿症、先兄痢疾情形

同治戊寅季春，先君仁卿公见背，先慈汪太淑人，以气血素亏之体，骤遭此变，心劳力瘁，遂得痿症，不起床者经年。己卯秋，外叔祖汪安斋公病，迓名医何鸿舫先生于重古[固)，先慈转延其诊治。先生与先大母舅汪子缉本交好，先君亦与稔，至是诊毕，责余昆季曰：“余与君家系世交，此病起时何以不早告，致困床褥者经年，幸也今尚可治。”遂索纸出方者二，一先服数剂，一接服数十剂，复屈指计曰：“明年仲春可起行矣。届时侍尔夫人来重固，当为转方。”当时听其言，疑信参半，姑服其方，日有起色，至正月而可扶床以行，二月而不扶亦能行，异哉！于是赴重固转方，且致谢焉。余是以知医之能起废疾矣，己丑秋，五兄叔和应秋试，患湿疮，将入闱，求速愈，用一扫光治之愈，实劫剂也。旋返，在禾郡汪氏寓，疾复作，变为痢，禾医治之匝月，痢已止，口糜呃逆，神倦无力，不思食，有欲脱之状，时先母亦在禾，信至家，告病亟，速余往。余素服何医[指何鸿舫]之神，遣仆持函往邀之，余亦即赴禾，至则医曰病去矣，体虚甚，宜进补，用阿胶等，煎成为猫所倾，再煎再倾，异之。余曰“何先生来否恤有确信”，盍停药以俟之。傍晚何先生至，诊脉良久，忽仰首曰“三焦均未通奈何？”旋检从前所服方，依次阅之，至末页，见阿胶方，忽拍案曰“此方服否？服则不救矣。”因告以为猫所倾者再，未之服。何曰“未服则犹可。”因谓余曰“口糜，湿滞熏蒸也，呃逆，下不通反乎上也，不思食，湿滞阻塞也。大实若羸，三焦均窒，须导之，仍痢乃佳。”并曰“病不去则终死。余与君家系

世交，不作应酬方，余宿舟候信，服余剂，夜仍痢，则有生机，明当再诊。设通之而不通，余剂适更速其毙，期在明日。余亦明早返棹矣。”言之甚决。余因将再痢可愈之说，禀我母，告我嫂，其不复痢则毙之说，不敢言也。忧甚，彻夜无寐，天微明，内室门启，有婢出，亟询之，白昨夜又痢十一次，狂喜，亟登舟告何先生，先生亦喜，登岸再诊，诊毕曰“可以生，但需时日耳。”，又曰“余女病甚危，须急返待余治，故婿同来。”先生之婿，彭君文伯，本余友，彭亦急促其翁返，坚留之不可。余曰“我不知医，先生去，无继其任者，是先生生之而复弃之也，奈之何？”先生寻思良久曰“有松江王松亭者，余门下士，在禾行医，盍觅之。”遣仆四出，未几，王医来，询之乃王斗槎之弟，斗槎亦余至交也。何乃疏方二纸，一为痢未净之方，一为痢已清之方，纸背列药几满，见何证，有何脉，则增减何味，盖一方而不啻数十方焉，将方交王医，一一为王预言将来之情状，且谓必依次下五色痢，初青，黑次之，黄次之，赤次之，白又次之，无害。询其故，曰“积应脏色也，肺位最高：白积下则痢清矣。”又屈指计曰“某日晨必神沉欲脱，勿药勿扰，静俟之，无害。”询其故，曰“霜降节令也。气先三日至，常人不觉，而病人则必加剧耳。”继而王医守其方治之，尽如其言，愈。余是以知医之能杀人能生人矣，余之究心于医术，自见何先生愈我母、我兄病而始。

记继室汪氏怯病治愈情形

丙午春，余以忤长官罢职归，寓湖州，子女林立，而宦囊如洗，继室汪氏忧甚，肝郁生火，木火刑金，得咳症，余不敢自医，延医医之，久不愈，且日剧，加经断、吐血，继以白血，大便艰，医咸曰“怯成矣。”辞不治。余乃遍检方书，用《千金方》意，以生粉沙参一味治之，日服五钱。五日后，便中下血块者一，再服，又下血块者二，咳顿止，乃以百合、冬虫夏草两味常服之，元日复，饮食渐如常。又数月，觉腹胀如向来经将至之状，余亦意其可至也，用丹皮之辛以动之，丹参之咸以降之，果通，病全愈。始终未用养阴养血之套药也。盖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脏病而驱之自腑出，则肺不病，肺不病则自能制肝，虽病起于肝，未尝治之而火自平矣。

记侄培勋生时僵、子培治病厥均获救情形

外祖汪星阶公名曜奎，好方书，辑有《续经验方》行世，故先母汪太夫人，窃闻诸论，备知方法，常曰“药性吾不知，但闻方法之有益无害者，默志之，亦足以备缓急。”，长嫂周氏怀孕七月，患疟，寒战剧，胎为之坠，时虽七月，而秋寒特甚，胎下无啼声，面色白，肢冷气绝，母命勿断其脐，以纸捻蘸香油熏之，并徐挤其暖气送入腹，熏至脐枯而断，搦以指，弗使泄气，乃扎束，而儿早呱呱醒矣，即今三侄培勋也。案薛己治荆妇孟冬分娩艰难，劳伤元气

，产子已死，用油捻燃烧断脐，藉其气以暖之，俄顷忽作声，苟非素知此法，几何不误一命耶？其小儿胎坠七月者可生，八月者反不生，何也？以七月为阳月也。二子培治，骤患厥，手足逆冷，势剧不及延医，母曰“厥逆有寒热之分，药非医来弗误投。有法在，不分寒厥、热厥可用者。”命抱入密室不透风处，以巾多幅绞热水，数人分熨其四肢，稍冷即易，弗暂停，俄而渐温，乃延医诊治之而愈。又先母于诸妇生产时，必预备千年艾一盆，早收恶露秽气也；醋、炭两物，曰防血晕也；冬月则火炉，曰御寒气也；夏月则井水，曰收暑气也；以及参汤、洋参汤、白花益母草汤罔弗齐，并曰“宁备焉而不用，勿用焉而不备。”

记三女长钧病热厥、八女佩玢慢脾获愈情形

三女长钧数岁时，在其外家南塘镇张氏，患病手足厥冷，乡医有王姓者，处以肉桂，内弟张君骏八，以乡间药不良，遣人来城购取，并通信告余，余瞿然曰“厥有寒热之殊，肉桂可轻试耶？”遂怀药，邀城医李彤伯先生同赴乡，李诊之曰“热厥也。”治以四逆散而愈。向使乡有佳桂，误一命矣。

八女佩玢，余以断弦无内助，寄养于禾郡叔和五兄处，患惊，日久不效，加剧。余闻信飞棹往，见其面色晄，唇舌色淡，啼如鸦而低，亦无多声，伏乳妇肩，若倦甚者，欲睡而睡不安，不思乳，小便清，大便溏，而神识则甚清，检所服方，皆消痰、清火、散风、止惊之剂，所以治急惊风者也。余时虽喜览方书，不甚了了，疑属《福幼编》所谓慢脾者，然禾医尽延过，无可商酌，姑用庄在田法，以附桂萸术姜五味熬浓汁，令乳妇频频饫之。时余六母舅汪公尔祉亦寓禾郡，开方后，谒母舅，母舅问状，告以故，母舅诧曰“尔知医耶？附桂可乱用耶？”余因之转疑虑，姑察其药后何状，则安睡矣。；睡甚久，醒则索乳矣。疑乃释，遂依据庄氏法以治之，获瘳。时实未能真知灼见也，诡遇耳，略知医理而未能精通者，幸勿效诸。

记侄培本故于肿病情形

侄培本，号心源，患腹肿，医作湿热实证治，用中满分消汤去参萸二姜，余素知其肾亏，曰“此病实中有虚，须兼顾本。”并检示以各方书。不听，既而愈，更以余为谩言矣。余与旁人言，必复发，既而果然。医不知变，仍治以前法，仅加白术、山药等健脾药。余曰“殆矣。”适侄婿曹融甫来？名医曹智涵之子也。余谓侄曰“盍邀诸。”曹诊毕，用金匱肾气丸加减焉，而易以汤。侄辈素惧附桂之热者，不敢饮。病日笃，遂卒。卒时见种种心肾不交象，余曰“药既对病，虽附子、肉桂之大热，石膏、龙胆之大寒，麻黄、细辛之外窜，大黄、芒硝之下夺，俱足以生人；苟不对症，即小小感冒，风温而治以卒温之荆防，风寒而治以辛凉之前蒴，亦足以轻病转重，倘怵于大热大寒而不同，古宋何必有

此药哉!

记侄培俊夫妇、再侄成懋均死于伤食情形

从侄培俊，号君彦，遇拂意事，肝本郁，饱食后游留园，见有市蟹粉馒头者，素所嗜，又食五枚，返家而厥，食厥也，旋醒，医来用消导药。余曰“食在胃中则宜消?转入大肠则宜下，今满填至膈，盍用吐法?”医曰“吐则气逆，其如再厥何?”余曰“诚哉，是言也。但膈与胃肠食滞充塞，气道艰通，转输亦钝，必俟大肠之宿垢下，而后胃之宿食动，必俟胃之宿食化而转入肠，而后胸膈胃口之新食入于胃，入于胃仍必俟化而转入肠，恐病去而!气液与之俱去耳，因知吐法非万全也。但考古谓新食宜吐，宿食宜消亦非未见，使吐而不再厥，或厥而即醒，食去其半，气得其通，便易于措治矣。，，未敢试，滞尽下而脱。侄妇程氏，即君彦之室也，曾有血症，亦不常发，患虚信补，但闻补者即嗜之，余劝曰“虚有阴阳气血之分，即物有补阴、补阳、补气、补血之别，况血症未必即届虚乎?”不听，常服紫河车。余又劝曰“紫河车之为物，罕可用者，以其或有霉病蕴毒之胞，食反有害。”，亦不听，某日与其母其兄会饮，有辛辣物，食过量，饱食填膺，息骤涌，狂吐，继以血，血不止，医治之无效。后余在济阳，得家报，知再从侄成懋，系君彦之次子也，亦以伤食失治而殒。夫妇父子三人，均死于食，语曰“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”，谓言之不可不慎，食之不可不节也，可不儆哉!

以上八则，丙辰阴历九月十二日在济阳署，公余之暇，寂坐衙斋，默计十年前三姊于是日身故，为之怆然，因追忆情状；，泚笔为记，并连及数事，医愈者少半，医死者反大半，宜乎古人谓“不服药为中医”哉。医谈录旧[陆晋笙弁言]阅旧小说家往往记载医事，其间颇有中肯要处，因而掇拾，辑为一帙，兹者印鄙著：《景景医话》，以其相类也，故附编于后。

三焦有名无形辨

明·仁和姜蓉塘南《半村野人闲谈》载苏黄门《龙川志》云：彭山有隐者，通古医术，与世诸医所用法不同，人莫知之。单骧从之学，尽得其术，遂以医名于世。治乎中，予与骧遇于广都，·论古今术同异，骧既言其略，复叹曰“古人论五脏六腑，其说有谬者，而相承不察，今欲以告人，人谁信者，古说左肾其府膀胱，右肾命门其府三焦，丈夫以藏精，女子以系包，以理言之，三焦当如膀胱，故可以藏有所系，若其无形，尚可以藏系哉?且其所以谓之三焦者何也?三焦分布人体中，有上中下之异，方人心湛寂，欲念不起，则精气散在三焦，荣华百骸，及其欲念一起，心火炽然，翕撮三焦精气，入命门之府，输泻而去，故号此腑为三焦耳。世承叔和之谬而不悟，可为长叹息也。”予甚异其说，后为齐州从事，有一举子齐遁者，石守道之婿也，少尝学医于卫州，闻高敏

之遗说，疗病有精思，予为道骧之言，遁喜曰“齐尝大饥，群句相齧割而食，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者，遁以学医，往观其五脏，见右肾下有脂膜如手大者，正与膀胱相对，有二白脉自其中出，夹脊而上贯脑，意此即导引家所谓夹脊双关者，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为三焦也。单君之言，与所见悬合，可以正古人之谬矣。今医家者流，皆执叔和三焦无状空有名以自信，不闻有此说，故录之。燧按：谓三焦有名无形始于秦越人，然愚以为乃躯壳内脏腑外之脂膜高处，焦者高也，非气也，但以气道所流通，用药则宜气药而不宜血药耳。

病笑

德清陈云瞻尚古《簪云楼杂说》载：先达李其姓，归德府鹿邑人也，世为农家。癸卯获隽于乡，伊父以喜故，失声大笑，乃春举进士，其笑弥甚，历十年擢谏垣，遂成痼疾，初犹间发，后宵旦不能休，大谏甚忧之，从容语太医院某，因得所授，命家人给乃父云“大谏已歿。”乃父恸绝几殒，如是者十日，病渐瘳。佯为邮语云“大谏治以赵大夫，绝而复苏。”李因不悲，而笑症永不作矣。盖医者意也。过喜则伤，济以悲而乃和，技进乎道矣。燧按：此深得《内经》“喜伤心，恐胜喜；恐伤肾，思胜恐；思伤脾，怒胜思；怒伤肝，悲胜怒；忧伤肺，喜胜忧”之旨；，知此可与言治七情病矣。

过食辛辣成毒

又载乌程顾文虎，累叶簪缨，习享丰豫，忽一日，促家人持竹批，解裤受杖，后习为故常，用稍轻，辄加呵责，或反以杖杖之，必重下乃呼快心，如是数年，渐觉疼痛而止。医者闻之曰“过嗜辛辣发物，则热毒内讷?因成奇痒，适打散不致上攻，否则疽发背而死矣。”此富贵之人炯鉴也。

头痛

《谭瀛》云：山右傅青主征君山，精医，今所传世者，仅妇科书，顾不徒精妇科也。有同乡某，客都中，忽患头痛，经多医不效。闻太医院某公为国手，断人生死不爽，特造请诊治，公按脉毕，命之曰：“此一月症也，可速归家料理后事，迟无及矣。”某闻怏怏归寓，急治任兼程旋里。会征君入都，遇诸途，问某归意，以疾告，曰太医院某君，今国手也，盍请治之?某叹曰“仆此归，正遵某公命也。”乃具告所言。征君骇；曰：“果尔奈何?试为汝咏之。”按脉良久，叹曰：“某公真国手也，其言不谬。”某固知征君技不在某公下，泫然泣曰：“诚如君言，某真无生望矣。然君久著和缓名，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?”征君又沉思久之，谓曰；“汝疾万无生理，今思得一法，愈则不任功，不愈亦不任过，汝如法试之何如?”某大喜求方，征君命归家遍觅健少所着旧毡笠十余枚，煎浓汤，漉成膏，旦夕服之。疾果瘥。寻至都中，见征君，喜慰异常。趋往谒某公，公见某至，瞿然曰“君犹无恙耶。”具以征君所治之法告之，公叹曰

：“傅君神医，吾不及也。吾初诊汝疾，系脑髓亏耗，按古方唯生人脑可疗，颐万不能致，则疾亦别无治法。今傅君以健少毡笠多枚代之，真神手，吾不及也，若非傅君，汝白骨寒矣，谓非为鄙人所误耶！”

解卤汁

纪晓岚《如是我闻》载：饮卤汁者，血凝(凝)而死，无药可医。里有妇人饮此者，方张皇莫措，忽一媪排闥入曰“可急取隔壁卖豆腐家所磨豆浆灌之。卤得豆浆，则凝浆为腐，而不至于凝血。我是前村老狐，曾闻仙人言此方也。”

经阻腹大呕不纳谷

上海毛祥麟对山《快心醒睡录》，载治繆理堂司马细君，经阻年余，腹形渐大，呕不纳谷，日仅饮藕汁一二杯，已待毙矣。延余往诊，见其弱不胜衣，喘不成语，按脉左三部细若游丝，而右关独大，知疾在厥阴而损及太阴，阅前医立案，或言气言聚，或言症瘕，杂投辛香燥散，以至危殆，爰以甘缓之剂，一进而逆止，再进而食增，继以育阴益气，经月而胀满悉除矣。是症初不过液枯气结，木乘中土，惟攻伐过甚，阴液日涸，遂至肝阳莫制，阳明受困，夫阳土喜柔，甘能缓急，进甘缓者，治肝即所以救胃，此一举兼备法也。

浮肿

毛又云：“癸丑寓乡，有舵工子，夏患疮痒，医投苦寒之品，至秋渐至浮肿，继延幼科，更进利导，肿势日甚，病及半年，仅存一息，绝食已二日矣。或谓余知医，其父遂踵门求治。余鉴其诚，往视，肿势已甚，面目几不可辨，脉亦无从据按，因思病久必虚，且多服寒凉，脾土益衰，而及于肾，肾水泛滥，三焦停滞，水渗皮肤，注于肌肉，水盈则气促而欲脱，拟急进独参汤以助肺气，盖肺主一身气化，且有金水相生之义也，时乡间无以觅参，乃以仙居术一两，令浓煎，尽一器服之，喉间痰声觉渐退，于是特进六君[子汤]，重用参术，甫半月而肿尽消。此二症皆以平淡取效，可见方不在奇，在用之得当耳。

霍乱吐泻

毛又云：夏令暑热炎蒸，湿浊上腾，人在蒸淫热迫中，设或正气不足，最易感病，矧南方地卑气薄，更多中痧吐泻之症。推其致病之原，或过于贪凉，风寒外受，或困于行路，暑湿相干，或口腹不慎，为冷膩所滞，或饮食不节，使输化失宜，或感时行疫疠之邪，或触秽恶不正之气，皆能致脾土不运，阴阳反戾，升降失司，卒然腹痛，上下奔迫，四肢厥冷，吐泻并作，津液顿亡，则宗筋失养，故足挛筋缩，先起两腿，或见四肢，名曰霍乱转筋，生死瞬息。年来此症大行，我色地窄人稠，互相传染，甚有一家数人，同时告毙，深可畏也。兹故不揣鄙陋，爰拟一方，名曰圣治，入夏可预合备用，如遇疫疠时行，痧暑并触，或感秽，或入病家心怀疑虑，胸觉痞闷时，藉以一丸入口，以解

稗却邪，勿乱其气。方用正号仙居野术，烘焙勿令焦黑二两，真川厚朴二两，白檀香研细末一两，真降香研细末一两，新会皮用盐水炒二两，以上五味，再同研为极细末，以广藿香六两煎浓汤，泛丸如大黄豆大，每服二三丸，细嚼和津咽下。按术味甘能和脾，苦能燥湿，定中止呕，扶正却邪，开胃气以除积饮，故用以为君；朴苦辛能泻实而化湿，平胃调中，消痰行水，兼治泻痢呕恶；陈皮为脾肺气分之药，能快膈导滞，宣通五脏并可除寒散表，故用此二味为臣；檀香调脾利膈，正气驱邪；降香能辟秽恶怪异之气，故用为佐使，藿香禀清和芬芳之气，为达脾肺之要药，气机通畅，则邪逆自定，故用为引，其曰圣治者，以圣人有治病治未病之旨，盖思患预防，莫若服药于未病之先，使轻者解散，而重者化轻，未必非却病养生之一助云。

生螺鲠喉

《谭瀛》载富翁某，中年举二雄，甫周啐，忽终日啼哭，滴乳不食，举家忧惶，延多医商治，筹商立方，药不下咽，束手无策，次第散去，中有某医，素专治小儿，其术甚精，再三谛视指纹，知儿固无病，窃希厚酬，独留不去，而展转思维，卒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，偶游后园，见乳姆于荷池为儿洗濯衣袴，蓬头悲泣，问其何泣之哀，答曰“妾一家老幼不下十口，皆赖妾在此乳儿，得不冻馁，今儿疾不治，一家断难存活，那得不哭，”医闻是乳姆，其心忽动，乃曰“我医也，再四谛视指纹，儿实无病，但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，汝若知之，可悉告我，我当设法治之。若是则汝家温饱，我亦得厚酬矣，未审汝知之否？”乳姆闻之，惶遽投地，悄语之曰“先生必秘勿告翁，妾乃敢言。”医曰“诺。”乃曰“前日抱儿戏池畔，儿掬石上生螺，纳诸口中，妾急以指掏之，已鲠喉际，从此啼哭，滴乳不食，此致病之由，惟妾一人知之，先生未审果能治之否？”医抚掌笑曰“得之矣。”见翁，笑贺曰“顷思得一良法，疾可立愈。”嘱翁速购肥鸭百头，绳系其足而倒悬之，以盎承鸭嘴所流渔(涎)沫若干，用铈频挹注儿口中，不炊许时，儿啼哭顿止，且以手索乳哺矣。

转女为男

天长宣鼎瘦梅《夜雨秋灯录》载：吾乡史荅楣明经，为人慷慨好施，老年望孙念切，子妇怀孕，未卜男女，时有精岐黄之迫，不屑以医名者，荅楣延诊，其人曰“脉主得女，然吾翁之善，可回天意，请竭吾术，使转为男，以报知己。第阳茎须移一枝改造，得男必缺一肢，翁愿之否？”荅楣诧曰“先生之学，素所敬佩，不意竟能化女为男，无已，请移其足趾？无碍观瞻，更妙。”其人曰“不能。上可移下，下不能移上。再三筹度，惟两手小指无用，可以挪借。”荅楣欣然诺谢，遂设炉炼药，佩服兼行，及期，果产男孩，手仅八指，见客腩腆，宛若闺阁中人。

又载姑苏有老翁，富而无嗣，仅生一女，及笄病笃，医皆束手，聘名医叶天士诊之，笑曰：“是非病也。肯以若女为我女，且从我游，百日后，还阁下以壮健者，如迟疑不决，是翁自杀之，死非正命，良可哀也。”翁诺曰：“诚如是，愿以千金为寿。”天士携归，另洁密室选婢之美而艳者，使伴女宿，嘱曰：“此汝姑也，终身依依在是，顺姑无违，稍有拂逆，致增其病，惟汝是间。”于是日给药饵，恒往困之，见女体渐壮，容渐舒，与婢情纤日密，形影相随，知事已遂，遽入其室，迫喝婢曰：“汝与姑所作何事？我窥覩洞彻，必尽言之，如敢隐讳，将以刑求，毋自苦也。”婢视女而泣，女忸怩曰：“婢之伴我，翁之严命，如违应责，顺何罪耶？”婢因曰：“是主陷奴耳。以郎君伪称义女，而使奴同衾枕，违既不敢，从又获咎，使奴置身何地？”天士大笑曰：“已顺从姑耶，方为汝喜，岂汝责耶，速女改装，去发而辫之，以药展其弓足，衣冠履舄，居然男子。延其父至，而告曰：“阁下以子为女，伪疾诳我，误使义女伴之，今为其所乱，将如之何？”翁愕然，不解所谓，乃使两人出拜，顾而大乐，愿以婢为儿妇，与天士结为姻娅，往来无间。

《乡序》曰：“变女为男之法，见于医经，史以盛德而遇良医，理所应得，无足怪者。惟叶所治之女，其医经所载之五不男耶，名曰“天捷妬变半”。任冲不盛，宗筋不成曰天；值男即女，值女即男曰捷；男根不满，似有似无曰妬；半月为男，半月为女曰变；虽有男根，不能交媾曰半。此五等人，状貌血气，本具男形，惟任冲二脉不足，似男而不成其男，为父母者，误以作女，年至十六，气足神旺，阳事兴矣，郁不得发，是以病笃，幸遇名医，充以妙药，诱以所欲，自然阳茎突出，不复女矣。吾意五不男中，除天阉外，皆可以药救也。

环唇疔

《谭瀛》载杭城某富翁，好行善，一子七岁，环唇生七疔，痛彻心髓，症甚危殆，凡精岐黄者，皆罗致家中，商榷立方，卒无效。创且日甚，水浆不入，医谢无能，相率辞去。翁愁思无策，坐待其毙而已。忽有姬丐于门，聒求无厌，阖者呵之，翁闻，出责阖者，如言给媪。媪见翁泪承睫，诘知儿疾，曰：“此名七星攒月，危症也。惟十二岁内小儿所下蛭虫百条，捣饼，叠敷之可治。”翁闻媪言，入谕于众，比出延媪，不知所往。而所给之物固在，惊以为神。如媪言，悬格征求，凡有小儿者，咸以药下扰虫，争献求尝，敷之果愈。燧按：唇为脾胃之应，如无蛔虫，以鸡内金、知母为末，加五谷虫共捣涂之亦可。

实热内伏

又载钱福耀，好善知医，治疾不责谢，元旦山行，见两叟坐地谈医，一叟苍髯垂胸，一叟丰颐微髭，钱顿触所好，拱手请教。苍髯者笑曰：“汝亦知医耶”

？”对曰“然。”曰“医有‘三审，汝知之乎？”曰“何谓三审？”曰“一审色，二审舌，三审脉。”凡为人治疾，先审面色，由色而辨五行，或宜相生，或宜相克；次审舌，辨其枯润；次审脉之浮沉迟数，以分表里虚实，而决其风寒湿热。三审既确，然后斟酌立方，百不失一。汝第识吾言，神而明之，能事毕矣。钱顿首领教，请问两叟姓名，微髭者指苍髯者谓曰“此三国时华元化先生，予乃唐时孙思邈也。”钱大惊，知为遇仙，急仆伏叩首、及仰视，杳矣。自是医理日进，会太守有母，暑月患疾，衣重裘尚自恶寒，群医盍以热剂投之，不效。延钱诊治，观病者两颧赤，舌色黑燥，确系实热内伏，攻去内热，外邪自去，急命饱饮瓜汁，少选，泄去恶滞，（亻纟）然熟睡，寤后，汗出如雨，其疾良瘥。

虚寒中风

又载中丞某公，于中秋忽白睛上泛，骤然倒地，手足挛搐，多医相视，不敢立方，钱见某公面白微青，舌白而润，意中秋金气得令，凉风乘虚而入，引动内风，症属虚寒，治宜扶火泄金，培土制木，遂进参芪术桂等药，而疾顿愈。

膈

东轩主人《述异记》载：楚武昌府汉阳门内，旧有陈友谅广积仓基，今皆为民治，康熙甲子年，有地中掘得黑米者，黑如漆，坚如石，炒之即松，研为末，治膈症如神。临海教谕吴牖丹在楚杀见言之。

失明

祖台之《志怪录》载：吴中书郎盛冲至孝，母王氏失明，冲暂行勒婢食母，婢乃以蛭螬齧食之，王氏甚美，然非鱼肉，母谓冲曰，汝试问之，既而问婢，服实见蛭螬。冲抱母恸哭，而目立开。《本草经》曰：“蛭螬一名蝮齐，主治血瘕。”

痘

《时报》载凌颂和《患痘须知》九条云：一痘发五六日痘当出齐，看是否出齐，以脚心为验，脚心有痘则出齐矣。然痘稀少者亦不拘此，总以邪热退而痘为出齐矣。若一发便出齐者，势必重也。一先发惊而后发痘者多安？先发痘而后发惊者多危，名曰惊痘。一用手揩摩面颊如红随手转白，白随转红，谓之血活可治，如揩之太白举之不红，谓之血枯，虽疏难治。一痘未开盘而头面先肿，此元气大虚，名为虚肿，非起胀也，其痘不能起胀，宜大补元气，肿自消而胀自起，若痘已回而肿不消，是元气大虚，不能摄毒尽化为浆，余毒留于肌肤之间所致。；一痘从正额两颧先见者多顺，人中，口鼻先见者多险，或口唇、目胞先浮肿者，此脾胃受毒尤险，太阳颐腮耳先见者多逆，其不能先见于上部而反见于下部者，亦元气不振耳，其起浆收痂亦回。一诸处痘不起，惟面部及

臀上痘有浆起绽者可治。有面部痘好，惟鼻上无痘，或有痘不出绽行浆者皆难治。四肢有浆惟身面无浆者难治。全身痘浆灌足，惟面上不行浆者死。全身痘色红活，惟面部焦枯者难治。周身痘好，惟两足膝下全无者凶。若面半以上稠密灰滞，而面半以下匀明绽泽者，名云掩天庭难治。抑诸处出齐匀朗红润，而腰间稠密灰滞作痛者，名缠腰，此毒滞于阴，不能成浆，九日危，迟则不过十一日也。一痘色紫中带黑焦枯者，乃纯阳无阴之症，其人必口干畏寒、小便短大便结，宜清火解毒，但得灌浆，犹望生活。一颗粒疏绽，根盘红润，精神爽健，二便如常，吉痘也，勿药有喜。一痘中有紫黑干硬、暴胀独大，脚无红晕或疼或不疼者，即痘疗也，痘疗能闭诸毒，未齐有疗则诸痘不能出；既齐有疗则诸痘不能起胀；行浆时有疗则诸痘必致倒陷，故初出时见有紫黑独大之点，恐其成疗，即宜以银针挑破，吸尽毒血，然后以拔疗散敷之，次日复看，若再硬胀，仍然刺破，以前药敷之，必转红活方可已也；若针挑不动，手捻有核，则成疗矣，须用针从四边剖开，以小钳钳出，其形如疗，有寸许长，拔去其疗，仍以前药敷疮口，乃可无虞。又四肢有痘，惨暗坚硬而甚痛，或外无痘而内有核作痛者，亦痘疗也，宜以艾火烧之即愈，或以灯火烙之亦效。若不急治，则此粒痘深陷穿筋透髓而烂见骨，甚可畏也。又天庭有黑点，心窝舌上必有疗；地角有黑点，阴囊阴户必有疗；两颧有黑点，两腋必有疗；准头有黑点，四肢必有疗，此观显可知其隐，又不可不详也。又痘大色黄如金者，名贼痘，大而黑者为痘疗，当以银针挑破吸尽毒血，拔疗散敷之。附拔疗散方：水飞明雄黄二钱。胭脂粒五钱，无则胭脂膏亦可，共为细末。凡遇痘疗、贼痘刺出黑血，敷之立能止痛，神效。倘舌上痘疗，用铜绿、银朱、朱砂、雄黄，人中白等分，共研匀擦之。

食鸭成癥

宋·刘敬叔《异苑》载：元嘉中章安有人噉鸭肉，乃成癥病，胸满面赤，不得饮食，医令服秫术瀹，须臾烦闷，吐一鸭雏，身啄翅皆已成就，惟左脚故缀昔所食肉，病遂获瘥。

发癥

又载有人误吞发，便得病，但欲咽猪脂，张口时，见喉中有一头出受膏，乃取小钩为饵，而引得一物，长三尺余，其形似蛇，而悉是猪脂，悬于屋间，旬日融尽，惟发在焉。

中痰

明，郑仲夔胃师《耳新》载：严分宜朝退，忽暴疾，家人救不醒，京师名医延请略遍，而服药都不少效，举家惶惶，且欲议后事。有彭孔者，善医而甚无名，闻而自荐，入视，修一剂，谓分宜夫人曰：“饮此，当呕出多痰，痰去

，至夜半方醒，明晨可全无事。若吾来迟，即无济矣。”诸医咸目笑之。煎服，有顷果呕痰数升，再服复睡去，至三更，忽能言，次日遂愈。孔由是知名，大为分宜用事。燧按：名公巨卿，信虚喜补，医家以逢迎以卸责，虽见症确凿，不敢放手用攻，比比皆是，可慨也。

脾疾

禾水包公剡汝辑《南中纪闻》载：靖州南二十里飞山砦，相传为元末朱都督屯兵之所，墙砾间时有米粒，色微黑而不腐，云是朱公所遗兵粮，游客谒神祠，取辄得之，至今尚有，服之可疗脾疾。此亦一段奇迹。闻衡山有仙人粮，斯其仿佛欤。燧按：相传黑米能治膈症，治脾胃也颇有理在。

獠犬伤

华亭陈继儒《群碎录》载：《左传》云：国狗之瘕无不噬也。杜预注云：“瘕狂犬也。今云獠犬。”《宋书》云：“张收为獠犬所伤，食虾蟆脍而愈。”又椎碎杏仁纳伤处即愈。

邪祟交合

梢李王枕甫逋肱《蚓庵琐语》载：新安程孝廉名光里字奕先，奉吕祖甚虔，忽有黑气入裯中，似觉妇人之阴，一接而精大泄，符药不灵。一日遇一道人，教具佩麝香可愈。初佩不多，未验，后佩两余，其祟遂绝。

噎

吴江钮玉樵诱《觚賸》载：武昌小南门外献花寺僧自究病噎，百药不效，临歿，谓其徒曰“我毒[独]罹此患，胸臆必有物为祟，逝后剖去殓我，我感之入地矣。”其徒如教，得一骨如簪，收置经案，久相传示。阅岁，适有戎帅寓寺，从者杀鹅。未断其喉，偶见此骨，取以挑刺，鹅血喷发，而骨遂消灭。自究之徒亦病噎，因悟鹅血可治，数饮遂愈。遍以此方授人，无不验者。燧按：苏恭谓鹅毛灰治噎，不独血也。

龟癭产

明·杨循吉《蓬轩吴记》载：葛可久国初名医，有奇验。一人患腹疼，延葛治，葛视之，谓其家曰“腹有肉龟，俟熟睡吾针之，勿令患者知，知则龟藏矣。”患者问故，家人诳曰“医云寒气凝结，多饮酿酒自散耳。”患者乃引觞剧饮，沉酣而卧，家人亟报葛，葛诊其脉，以针刺其腹，患者惊寤，畀以药，须臾，有物下，俨如龟，厥首有穴，盖针所中也，病遂愈。又一邻妇娠将娩，气上逆，痛不可忍，就葛视，葛见之，遽以掌击案，厉声大叱，妇惊，产一子。葛慰曰“向见尔色青气逆，是腹中儿上攻，少缓不可救矣。猝然被惊，故即产也。”其神验如此。燧按：三尸为患，亦不能明告患者何病何药，告则其虫避不饮药矣。又惊则气下，故葛之治二病如此。

